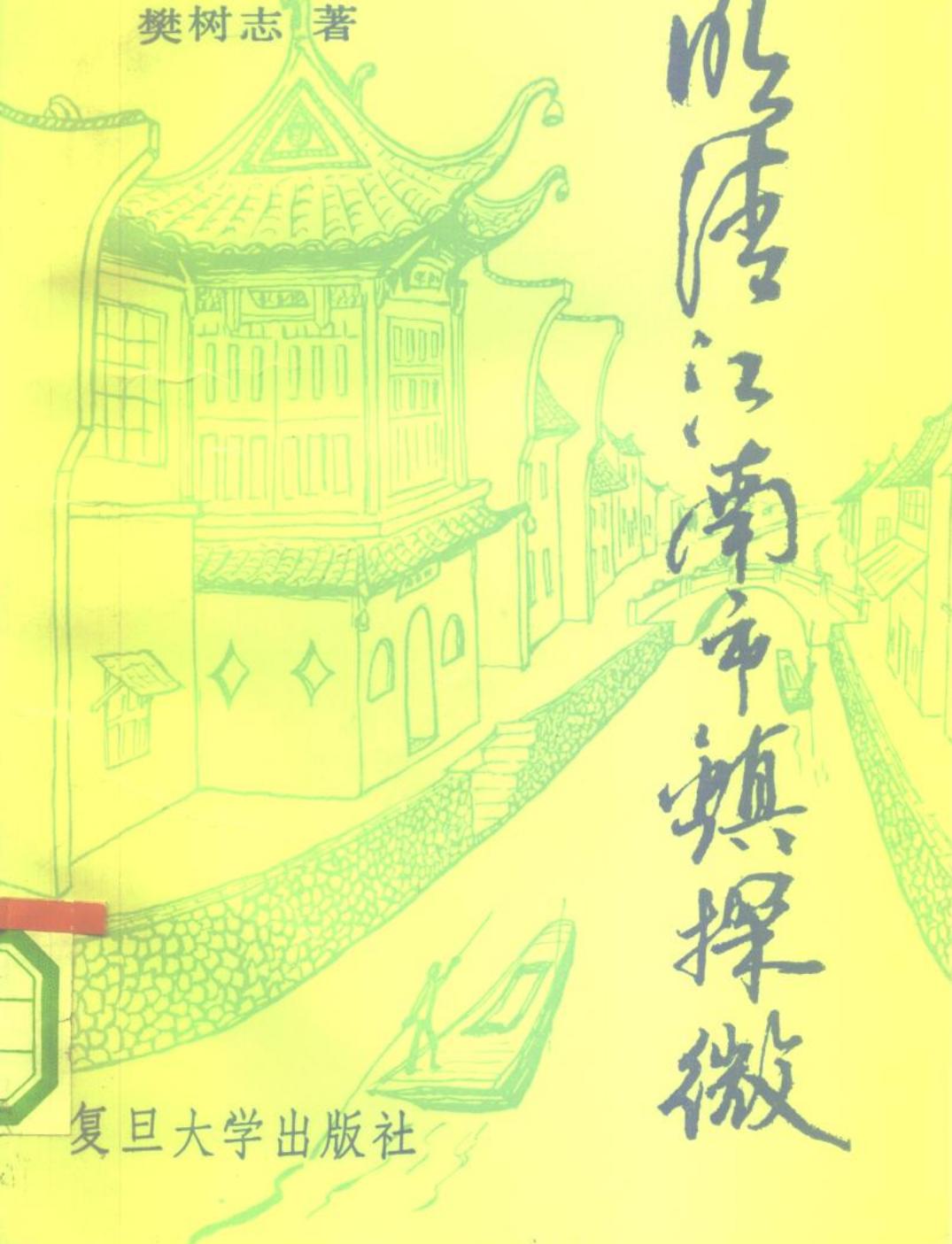


樊树志著

微探城镇江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明清江南市镇探微

樊树志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明清江南市镇探微

樊树志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 字数 431,000

1990 年 9 月第 1 版 199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7-309-00355-1 / K · 16

定价：12.50 元

目 录

绪 论	1
-----------	---

上卷 江南市镇的面面观

第一章 市镇的兴起与发展	17
一、市的兴起	17
二、从定期市到经常市	25
三、镇市与市镇	41
第二章 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市镇网络	58
一、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一般特征	58
二、明代市镇的发展与分布	66
三、清代前期市镇的继续发展	87
四、市镇的规模与结构	99
五、市镇网络及其功能	114
六、市镇的专业化分布格局	124
第三章 棉布业市镇的分布与结构	134
一、农家的棉作经营及其商品经济化	134
二、棉布业市镇的分布状况	149
三、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	160
四、棉布贸易与棉布市场	171
五、棉布业市镇的衰落	182
第四章 丝绸业市镇的分布与结构	188

一、农家蚕桑经营及其商品经济化	188
二、丝绸业市镇的分布及其特色	199
三、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	207
四、丝绸业市镇的盛衰	216
第五章 粮食业市镇与其他专业市镇	232
一、商品粮的流通与粮价波动	232
二、粮食业市镇与市镇的米市	243
三、其他专业市镇概况	248
(一) 交通业市镇	248
(二) 盐业市镇	252
(三) 渔业市镇	254
(四) 编织业市镇	255
(五) 竹木山货业市镇	257
(六) 窑业市镇	258
(七) 冶铸业市镇	258
(八) 刺绣业市镇	259
(九) 烟叶业市镇	260
(十) 制笔业市镇	260
(十一) 制车业市镇	261
(十二) 榨油业市镇	261
第六章 江南市镇文化一瞥	262
一、人文蔚起,科第兴旺	262
二、市镇风俗——鼎盛时代的投影	269
三、茶馆文化及其他	279

下卷 江南市镇的典型分析

第七章 苏州府典型市镇概览	287
----------------------	------------

一、盛泽镇	287
二、震泽镇	294
三、平望镇	296
四、同里镇	299
五、黄溪市	302
六、黎里镇	305
七、章练塘镇	307
八、周庄镇	309
九、唯亭镇	313
十、璜泾镇	316
十一、唐市	319
十二、南翔镇	322
十三、罗店镇	329
十四、安亭镇	338
十五、黄渡镇	340
十六、江湾镇	343
十七、娄塘镇	346
十八、月浦镇	348
十九、外冈镇	351
二十、钱门塘市	357
二十一、方泰镇	359
二十二、真如镇	361
二十三、马陆镇	362
第八章 松江府典型市镇概览	365
二十四、七宝镇	365
二十五、朱泾镇	370
二十六、枫泾镇	375
二十七、法华镇	379

二十八、诸翟镇	382
二十九、朱家角镇	384
三十、金泽镇	388
第九章 杭州府典型市镇概览	391
三十一、塘栖镇	391
三十二、硖石镇	399
三十三、长安镇	402
三十四、临平镇	404
第十章 嘉兴府典型市镇概览	408
三十五、濮院镇	408
三十六、王店镇	422
三十七、王江泾镇	427
第十一章 湖州府典型市镇概览	432
三十八、南浔镇	432
三十九、乌青镇	451
四十、菱湖镇	464
四十一、双林镇	469
[附录] 江南市镇分布表	478
后记	532

绪 论

市镇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兴起的。它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影响，以及市镇研究在历史学中的地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日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广泛感兴趣的课题。

在这方面已作出引人注目成就的是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施坚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二代学者的佼佼者。他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曾研究过东南亚的华侨，后来脱离人类学的正统，致力于明清史与近代史的研究。他不落俗套，别开蹊径，以地理学中区域经济的概念来研究中国的商业与市场系统。1964年到1965年，他在《亚洲研究学刊》连载了名著《中国乡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①，把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各门学科相结合，开拓新领域，提供新成果，反映了西方历史学的新潮流。他根据四十年代在四川所作的社会调查资料以及大量的文献资料，得出了农村市集、市镇分布的六角型模式。这种试图概括社会现象的模式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但作为一种大胆的突破，是有贡献的。他的贡献就在于把中国的基层社会作出一个明晰的模式，使下一代学者清楚地看到自然村、集市、市镇、县城等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关系。以后他进一步把这一理论推广到全国，把中国分作九个独特的区域，提倡进行不同区域的研究，批评过去学术界把中国当作单一体系研究

^① G. W.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2.3(1964—1965).

的倾向。这一成果发表于 1977 年出版的《晚清帝国的都市》一书中^①。

1980 年秋天，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联合在北京召开“自宋至 1900 年中国社会及经济史学术讨论会”。施坚雅教授参加了会议，我本人也应邀参加了这一历史学界的盛会，有机会进一步了解他关于市镇及市场经济的理论。他在会上提交的论文是《市场及区域经济的结构与发展》，着重论述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如何运用区域系统研究法来分析中国历史；其二是如何研究中国市场系统及区域经济。他在论文的结论中说：“我们在阐述经济和社会现象时必须有系统地综合探讨这些现象在时间、空间方面的变化情形。我承认历史事实错综复杂，几乎是无穷无尽的，不过，我更相信，即使在这无穷之中，历史也有规律可寻。”他特别强调指出：

“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个比较适当的研究单元，既不是府，也不是省，更不用说是整个帝国，而是一些具有共同特点的地区所综合而成的经济区域。”

他在论文中具体地阐发了这一观点，使与会的中国学者感到生疏而难于理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这种研究方法是近二十年来的新进展，中国同行可能看作‘天书’。”这篇长达一百多页的论文，确实有点像“天书”。这是由于长期来学术交流不畅，使我们对区域系统分析方法，以及运用区域研究方法研究市场经济与城市化现象感到陌生的结果。他的可取之处，显然在于强调从整体上看问题，打破行政区域结构，而着眼于经济区域的研究；把一个经济区域的各方面看成一个活的整体，把活生生的人类历史恢复到活生生的整体中去，并具体地显示出整体中的局部。

施坚雅把市镇放到都市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加以考察。他对

^① G.W.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1977.

1893年(光绪十九年)的都市化作了一个统计,全国的都市化率为6%,长江下游的都市化率为10.6%,云南、贵州的都市化率是4.5%。他把当时的都市化现象由下表加以显示^①:

行政 经济 层次	首 都	省 都	道 都	府(州)治	县 治	非行政中心	合 计
首 都	1	3	2				6
地域首府		15	1	3	1		20
地域都市		1	26	20	8	8	63
大 都 市			19	77	85	19	200
地方都市			12	62	494	101	669
中心市镇				17	581	1,721	2,319
中间市镇					106	7,905	8,011
基层市镇					12	27,700	27,712
合 计	1	19	60	179	1,287	37,454	39,000

从首都到县治的都市仅一千五百个左右,而相当于镇和市的约有三万七千五百左右,充分显示了市镇在都市化中的重要性。

最下层的市镇的规模,施坚雅根据1948年的资料作了估算,一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50人,平均人口数7,870人,平均圈域面积52.5平方公里,从境界到市的最远距离4.5公里,市场间隔7.79公里。这个圈域的大小,是各村落居民相互面积的人际关系,即结婚、宗教活动等日常社交活动的交涉圈。市的开市日期或相隔十日或相隔十二日的周期,在这一市的休市日可以到邻近的市去贸易,对于每个农家而言,大抵每天都可以到市上赶集^②。

日本学者对市镇的研究也很值得注意。著名的中国经济史权

①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340.

②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ture in Rural China, pp.17—31.

威学者加藤繁教授所写的《唐宋时代的草市及其发展》^①，早已闻名遐迩；周藤吉之教授的《宋代乡村店、市、步的发展》^②亦堪称脍炙人口的佳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斯波义信教授，他长期致力于此，写出了《宋代江南的村市和庙市》^③、《围绕中国都市史的研究概况》^④、《中国都市史的新动向和二三个模式》^⑤、《中国中近世的都市和乡村》^⑥、以及《宋代湖州镇市的发展》^⑦等论著。

斯波教授认为，中国都市、农村构造、都市化过程的历史渊源，应该追溯到十世纪前后的宋代中世经济革命时期（10—13世纪）。在这里，社会是以商业经济化和半都市、村市发达的市场网为特色的。其后也以一贯的步调发展着，一直延续到清末。

宋代以来，半自给的、半开放的社会经济生活，控制了各农家的家计。上至国都下至村落，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行使机能中枢职能的单位，被学者们称为“中心地”，因而提出了中心地层次论，有行政中心地层次和经济中心地层次。以清代为例，行政中心地层次可以划分为：京都、省治、道治、府（州、厅）治、县治、镇、市、村。经济中心地层次可以划分为：首都、地域首府、地域都市、大都市、地方都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原始市镇、村落。而作为“都市化”课题讨论的对象，包括村落以外的八个层次，即第一至第八层次。

在乡村都市化的进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市镇。在政府眼中，都市是止于县治的，县以下的镇、市都无差别地被称为乡村。

① 刊载于《市村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富山房，1933年）。

② 见周藤吉之：《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

③ 刊载于《东洋学报》四十四卷一、二期。

④ 刊载于《法制史研究》二十三期。

⑤ 刊载于《比较都市史研究会会报》三卷五期。

⑥ 刊载于《近世都市的比较史的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

⑦ 刊载于《榎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山川出版社，1975）。

这是一种传统的保守观点。他援引施坚雅对 1893 年的都市化统计，县治以上的都市仅一千五百个左右，而相当于镇、市的非行政中心有三万七千五百个，县治以上的都市犹如大海中的孤岛。另一方面，这样的县城，既是国内商业和地区流通的场所，又是帝国对社会一元化统治的据点。汉代六千万人口，有 1587 个县；唐代六千万人口，有 1573 个县；宋代约一亿人口，有 1135 个县；明代约六千万人口，有 1385 个县；清代中叶四亿人口，有 1300 个县。县数在汉代以来几乎没有什大变动，成了中国社会都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常数，这当然是人为的计划性，以及受行政职能的分配意图制约所产生的保守倾向。然而都市化的趋势毕竟是发展的。都市化的基础是农村。唐末农村出现了无数的村市，宋代大量涌现的市镇，在行政上是乡村，在财政上却是坊郭。市镇是日常交换与社交的场所，它们与邻近的村落构成基层自治场，即自发形成的经济社会空间，在都市化进程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①。

我本人通过对江南市镇的研究，深深感到以往历史学界对市镇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缺乏足够的估价。事实上，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反映了乡村逐步都市化的进程，因而市镇作为城乡间的中介和过渡地带，具有显著的历史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都市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县以上都市的数量变化不大，那么都市化不能不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原有的县以上层次的都市，不断由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向经济中心转化，或者经济中心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体现在大量市镇的兴起与繁荣，以它突出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成为不同于乡村的都市。

长江三角洲不少市镇，无论就其规模，抑或就其经济地位而

^① 斯波义信：《中国中古近古的都市和农村——都市史研究的新视角》，载《近世都市的比较史的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1982 年）。

言，都已大大超过管辖它的县城乃至府城。例如：湖州府的南浔镇，全镇南北长七里、东西宽三里，东西南北之通衢周约十里^①。镇中运河与市河相交，形成十字港，系闹市与商业中心，四周街道密布，有大街、寿星街、爆场街、丝行埭、米廊下、树行埭、西木行等。它从南宋末年兴起，直至清末民初久盛不衰，成为湖州丝业中心，当地有句谚语：“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②。它虽属湖州府乌程县管辖，然而其规模、其地位、其经济文化诸功能，都早已凌驾于湖州府、乌程县之上。嘉兴府的濮院镇，以出产濮绸闻名于明清两代。“一镇之内坐贾持衡，行商麇至，终岁贸易不下数十万金”^③。鼎盛时代全镇共有二十七条街、十五条弄、二条巷^④。而管辖它的桐乡县城是在凤鸣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规模之小根本无法与濮院镇相比拟；就是嘉兴府城与濮院镇相比也大为逊色。分属于湖州府、嘉兴府的乌青镇，由乌镇与青镇组成，隔河相望，近在咫尺，实为一镇，规模更为宏大。乌镇纵七里、横四里，青镇纵七里、横二里，有东西南北四门：南昌门、澄江门、朝宗门、通雪门、“以郡城规模称之”^⑤。全镇周长达十八里，而明代湖州府城、嘉兴府城的周长都只有十二里^⑥。所以当时人说乌青镇“名为镇而实具郡邑城郭之势”^⑦。

市镇在乡村的都市化趋势中的显著作用，还体现在一些市镇被作为县的治所，因而使县城与市镇合二而一。例如：宣德四年置平湖县，以当湖镇为县治；宣德四年置嘉善县，以魏塘镇为县治；万

① 道光《南浔镇志》卷首凡例。

②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上海文瑞印书馆，1938年），第122页。

③ 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二物产。

④ 民国《濮院志》卷二衢巷。

⑤ 张炎贞：《乌青文献》卷一疆域；卷二门坊。

⑥ 嘉靖《浙江通志》卷十四建置志。

⑦ 乾隆《乌青镇志》卷二形势。

历年置青浦县，以唐行镇为县治；诸如此类的还有凤鸣市——桐乡县治；义和市——崇德县治（后改为石门县治）；朱泾镇——金山县治；硖石镇——海宁县治。这些市镇转化为县城，其实只是形式的变换，因为它们是具备县城的规模、功能在先，改成县治在后，而且改变建置后这些市镇的规模依然故我。这就充分表明市镇类似于县城而不同于乡村，是乡村向都市转化的终结。

市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乡村向都市化方向转变的产物。南宋时代已兴起了大批市镇，明代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市镇空前繁荣的盛况，清代前期这种盛况还在持续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市镇发展最为迅速，分布密度也最大，因而选择这一地区深入剖析是具有典型价值的。

长江三角洲星罗棋布的市镇互相联系，结成一个市镇网络，沟通全国各地的市场。伴随着这一经济区内农家经营的商品化趋势，大体上区分为棉布业交易中心与丝绸业交易中心两大类型著名市镇系统。

松江府是明代著名的棉纺织业中心，境内各地所产棉布品种丰富，质地精良，号称“缕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精线缕、三梭布、漆纱方巾，翦绒毯，“天下第一”^①。松江府上海县人叶梦珠记载明末清初当地棉布向全国市场销售的情况说：

“棉花布，吾邑所产……上阔尖细者，曰标布，出于三林塘者为最精，周浦次之，邑城为下，俱走秦、晋、京、边诸路。每匹约值银一钱五六分，最精不过一钱七八分至二钱而止。……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价与标布等。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

^① 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俗。康熙《松江府志》卷五风俗。

候，而争布商如对垒，……”^①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巨额的棉布交易主要并不是在府城或府属各县的县城中进行的，而是在一些市镇中进行的。在这些市镇上，牙侩广设布行、布庄，招徕客商，成为商贾云集的交易中心。

例如朱泾镇，明中叶镇上“居民数千家，商贾辐辏”，成为“走两浙达两京”的要津，以松江棉布集散地闻名于海内：

——“明季多标行（按：即经营标布贸易的牙行），有小临清之目”^②；

——“万家烟火似都城，元室曾经置大盈（按：指元代在此设置大盈务，明初尚存，）估客往来多满载，至今人号小临清”^③。

朱泾镇不仅是标布的集散地，而且是尤墩布的集散地。“尤墩布轻细洁白，市肆取以造袜，诸商收鬻，称于四方，号尤墩暑袜”，“万历以来……远方争购之”^④。

又如枫泾镇，与朱泾镇并驾齐驱，“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⑤。此镇明初时“户口日繁，市廛日盛”，布号栉比鳞次，生意兴隆。到清初，更趋兴隆，“康熙初，里中多布局，局中多雇染匠、砑匠”，把大布、小布加工后出售给各地客商^⑥。

再如朱家角镇，“商贾凑聚，贸易花布，京、洛标客往来不绝”，“商贾贸易甲于他镇”^⑦，是与朱泾镇、枫泾镇南北呼应的棉布交易

①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五。

② 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桥梁；卷一疆域志·因革。

③ 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桥梁；卷一疆域志·因革。

④ 康熙《松江府志》卷五风俗。范濂：《云间据目抄》。

⑤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

⑥ 光绪《枫泾小志》卷十拾遗；卷一食货。

⑦ 万历《青浦县志》卷一土产。崇祯《松江府志》卷三镇市。

重地。镇上“东市明纪场，茶坊酒肆，为京、洛标客居停之所”^①。康熙以后，“本色布，南翔、苏州两处庄客收买；青蓝布，估客贩至崇明南北二沙”^②。

苏州府的嘉定、常熟、昆山、太仓一带也盛产优质棉布，素有“苏布名重四方”之誉，药斑布、棋花布、斜纹布、缣丝布都很著名，“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③。不少棉布业市镇都面向全国市场，仅嘉定一县就有罗店镇、外冈镇、钱门塘市、南翔镇等繁华的交易中心。

罗店镇在明代万历年间“比闾殷富，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罗店镇的四乡“出棉花纱布，徽商丛集，贸易甚盛”。镇上牙行收购四乡所产棉布，转售徽商，因此镇上“闋闊喧嚣，目睹贾舶商车之盛”^④。

外冈镇在明代万历初年，“民渐稠密，俗称繁庶，四方之巨贾富驵，贸易花布者，皆集于此，遂称雄镇”^⑤。

钱门塘市所产丁娘布，“纱细工良”，“明时有徽商僦居里中，收买出版”，远近闻名，称为钱门塘布^⑥。

南翔镇四乡盛产浆纱布、刷线布，“光洁而厚，制衣被耐久，远方珍之，布商各字号俱在镇，鉴择尤精，故里中所织甲一邑”，明中叶就远销山东临清，入清后该镇“布商辏集，富甲诸镇”，“多徽商侨寓，从事贩布营生”^⑦。

① 嘉庆《朱里小志》卷五里巷。

② 嘉庆《朱里小志》卷四物产。

③ 正德《姑苏志》卷十四土产。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田赋·物产。

④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市镇。乾隆《宝山县志》卷一疆域·市镇。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域志·风俗。

⑤ 崇祯《外冈志》卷二物产。

⑥ 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一土产。

⑦ 康熙《嘉定县志》卷一疆域·市镇。嘉庆《南翔镇志》卷一疆里·物产。

显然，市镇的活跃，是使松江府“绫布二物，衣被天下”的根本因素。

与“绫布二物，衣被天下”相比美的，是“湖丝遍天下”^①。

湖州、嘉兴、杭州三府的蚕桑区，遍布着大批丝绸业市镇，各地客商纷至沓来，竞相购买湖丝及丝绸，运往各地市场出售，其繁荣昌盛的时间，比棉布业市镇更长。菱湖镇、乌青镇、濮院镇、盛泽镇、南浔镇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菱湖镇在明代成化、弘治时期，已经“第宅云连，蔚为冠盖”；万历时期“四方舟航所凑”；入清后，“商贾蕃凑，丝业尤甲一邑”；至同治、光绪时期“每岁丝约近万包”^② 销往各地。

乌青镇，“蚕毕时各处商客投行收买，平时则有各处机户零买经纬自织。”“本地商人暨嘉湖两属茧商，遵例争设茧行，收买鲜茧，烘成干茧出运”。五口通商后，震泽镇所开设的经行，将此地所产细丝制作成经，“转售上海洋庄，为出口货，名辑里经”^③。

濮院镇是濮绸产地，明万历年间，“改土机为纱绸，制造绝工，濮绸之名遂著远近”；“四乡农家”多作绸绢为生，为都省商贾往来之会”，“终岁贸易不下数十万金”^④。

盛泽镇是吴绫产地，“凡邑中所产皆聚于吴江之盛泽镇，天下衣被多赖之”；“镇之丰歉不视乎田之荒熟，尤视乎商客之盛衰：盖机户仰食于绸行，绸行仰食于客商”^⑤。

南浔镇是名闻遐迩的辑里丝的集散地，在全国丝业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拥塞”。镇上牙侩所开丝行鳞次栉比，“商贾骈毗，贸丝者群趋”，京庄、广

① 天启《吴兴备志》卷二十六方物征。

② 光绪《菱湖镇志》卷十舆地略·风俗；卷十一舆地略·物产。

③ 乾隆《乌青镇志》卷七土产。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土产；卷二十一工商。

④ 万历《秀水县志》卷一市镇。嘉庆《濮川所闻记》卷一风俗；卷三织作。

⑤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物产。乾隆《盛湖志》卷下风俗。